



貫徹林奕華近年解構經典的脈絡，繼《水滸傳》、《西遊記》後，這次終於改編中國四大名著第三本（《寶玉》不算其中）：《三國演義》。熟知林奕華的觀眾也知道，他關注的，從來不是重塑經典故事，而是拆解當中的人物關係，透視英雄的情義、現代性，與城市人相映照。 文：肥力 圖：非常林奕華提供



# 《三國》 要使出「無雙」模式來觀賞

《三國》的演出，即使分場既有〈桃園結義〉、〈三顧草廬〉，十三位女生扮演幾多三國英雄，但其演出所觸及的小說內涵實在少之又少。與其說是解構歷史小說，不如說導演僅將小說中幾個形象鮮明的角色特徵及關係拉出來玩味，感覺就像電玩《三國無雙》或其他美其名曰改編三國的動漫故事，不斷在這些家傳戶曉的角色上附加無限延伸的可能性。這樣曹操、關羽、劉禪等人被「去肉拆骨」，女生扮演的，只是個與三國人物同名的人，及保有流傳下來的幾款性格。如果觀眾還要抱持誓要將演出與歷史比對的心態入場，必敗無疑。甚至即使導演在訪問及場刊中常說他關心歷史人物對手間的情誼，我們也要搞清楚，這非關古代，而是借代手法，緊緊當代城市人的困境，如同演出英文名字：「What is success?」（成功是什麼）。演出以課堂為背景，確實是最方便呈現這種解構故事的方式，當中呈現出三位（小說／文學，而非歷史）教師與十三位女學生之間的角力、學生間的角力，乃至與旁邊一位說書人的角力。

## 此三國非彼三國

不少報道及評論焦點總集中於《三國》借十三位女生扮演三國熱血男兒，大談角色如何卸戰甲披旗袍——這是女人上戰場的戰衣，也像《甄嬛傳》一樣，反映女生的掙扎求存之道。然而正如之前所說，這種解構經典方式是導演的一貫把戲，而且當歷史人物不再附有歷史名份及其身份，演出變男易女有何不可？這讓我想起動漫《一騎當千》，也是女學生披着三國人名，還要騷胸盡現大打性感格鬥，當中形象何曾對得上三國風流人物？如果我們還纏繞於女扮男角的問題上，實在對導演不敬，甚至有點落後了。

可以說，女生演英雄旨在令觀眾多一份對歷史的抽離感。今天，除了愛好文學歷史者，大部分人對三國的認識，不是電視電影改編故事到千里之外，就是動漫電玩扭曲人物形象到極致。這樣被影視動漫

大量灌輸人物性格、關係、際遇等資訊，有時我們比對熟讀小說的人還熟知三國人物，只是我們心中的三國，很可能已不是原來的模樣。像《三國無雙》系列設計者憑甚麼定義張郃是娘娘腔，郭淮就是病君？然而這一切正逐漸影響我們的歷史感。

演出也是這樣，觀眾看到一些已知的基本性格：曹操多疑，關羽情重，周瑜妒忌……導演編劇再於之上加上現代個性與種種都市機心，以致劉關張各懷鬼胎霸佔大哥二弟三弟名份，諸葛亮為釣大魚而演出三顧草廬等。這樣以現代之心察古人之意，最後是不理天時地域、人倫風土人情，硬生生把我們的想法，我們的選擇加諸於各路英雄之中。情況有點像電視節目《瘋狂歷史補習社》，但《三國》非



歷史糾正，而是借題發揮。如此，觀眾像玩《三國無雙》一樣，只知角色之名事皮相，及一大堆現代人外加上去的「能量值」、「無雙值」等，拿着虛構的神兵利器經歷比小說更科幻的歷史情節。演員觀眾可以一起「育成」心中的角色，樂之不疲。

## 失去好對手

台上三位老師一場又一場解說歷史人物，要求學生代入當中，以個人的感受了解其心理及行為。老師先行放下背景束縛來自練習，學生自然天馬行

空任我行，但三位老師不時提醒學生顧及「重點」及不要「離題」，企圖拉回學生思考歷史重點。

觀眾當然知道演出的重點其實在於「離題」：女生現在面對的生活困境，那些人與人的角力及賞識。然而在如上述一樣，演出其實不重視歷史，而是以像打電玩一樣玩弄人物，那女生的各種自我反思便失去了對立的拉鋸力量，一切的想像與自嘲也因沒有着力的地方而變得輕鬆帶過：劉禪餘恨襯出女孩反思身世的可憐孤獨無助；華佗只是曹操想像出來的一陣頭痛，比對女孩多疑而自招孤單……但在沒有歷史、故事、背景之襯托下，就會成為了現在一些淺白、人人總能共鳴的段段金句。

導演在訪問中強調他看三國是欣賞英雄對手之間

麼？正如，最後一場〈空城計〉，大家也畢業了，班房內餘下司馬懿一人，她又贏了甚麼？這時演出已三小時了，我想，其實也不必太深究導演編劇對三國改編的力度，當中觀念有否超越過去，或當女孩間的「情誼」又留下了多少餘韻多少空，其實可以看成如演出甫開場三俊男十三美女擺個帥姿態，尾場錄像播出一眾美女頭像，流轉一時美麗面容。這是林奕華在舞台上簽了個名，是流動的表演畫。像打《三國無雙》一樣，前面一堆敵人，只餘一片模糊印象，戰場在哪不是重點，重點是儲夠能量按下「無雙」鍵，斬出幾十擊連招，華麗就好。

觀賞場次：2013年1月13日 2:30pm 葵青劇場演藝廳



## 音樂筆記 文：楊賢智

# 閒話《雙城記》雙鋼琴音樂會

記得前段時間我接到鄭慧的先生高峰發給我的短信，說他太太鄭慧和師妹陳潔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有場雙鋼琴音樂會，想請我全家去聽。最近兩個月，不計「中國女作曲家新作品」那場，總共有四場雙鋼琴音樂會。不過鄭慧的演奏水平我向來很欣賞，自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

我本來在外地有事，當天提前回港，從機場直接趕到音樂廳，我太太已經舉着票在大堂等我，這時離開演還有兩分鐘！

## 曼妙剔透的《春江花月夜》

作為開場的第一首，她們演奏了佛瑞本來為鋼琴四手聯彈的《多莉組曲》（選段）。作為法國浪漫派到印象派的過渡時期代表人物，佛瑞在十九世紀末的這首作品除了有優美的旋律外，很講究色彩的變幻。對和弦的色彩和觸鍵的層次要求較高。但她們二人如同珠聯璧合般的演奏，此起彼落、絲絲入扣的合作，征服了在座的鋼琴愛好者。

之後，是本港作曲家林煒培改編的我國古曲《春江花月夜》。這個曲子除了琵琶獨奏曲《夕陽簫鼓》這個原始版本之外，還有上一世紀五十年代的民族管弦樂隊

《春江花月夜》的版本。六、七十年代，還出現黎英海改編的鋼琴獨奏曲《夕陽簫鼓》。這次聽林煒培先生的雙鋼琴版，感覺好處是比「黎版」豐富很多。他在調性佈局上沒有拘泥於原作，中間一段從六個降記號（降A羽調式）的全黑鍵轉到全白鍵，然後再轉回去，（而「黎版」沒有轉調）。音域也廣得多，有許多模仿古箏雙手刮奏的地方，寬達四五個八度。兩位演奏者彈得很好，特別是在模仿琵琶的泛音的輕而慢的高音地方確實是玲瓏剔透，把我們聽眾帶入「歡」那花月之靜夜的意境中。然而稍有遺憾之處是：好聽的旋律不夠突出，有些個別地方給人的感覺不像「春江」的「月夜」，倒使人聯想到熱鬧的「清明上河圖」。

作為上半場的最後一個節目，是大家比較熟悉的《胡桃夾子組曲》（柴可夫斯基）。要把色彩斑斕的管弦樂名作用鋼琴表現出來，正像把油畫的曠世名作用碳筆素描來表現，難度之高可想而知，但是她們二人彈得很漂亮。例如《糖果仙子舞曲》，甚麼時候鉛板琴出來，甚麼時候低音黑管出來，主旋律和伴奏的反差，色彩特別鮮明。

我和鄭慧是中央音樂學院前後相隔四十餘年的校友，但我真正和她接觸的機緣是在五年前（2007年），我的

小提琴學生林子皓開獨奏會，她給林彈伴奏。這場獨奏會中有一個節目是我寫的《川江》協奏曲，這是反覆修改了三十年而在當年完成最後一稿的作品。這首協奏曲的「交響樂片段」改編成鋼琴協奏版時，技巧上很不容易，但她完成得極好。我說：「很難吧？」她說：「我狠練了兩三個月，練得兩個小孩都把主旋律背唱下來了。」看來她是個對藝術十分嚴謹的人。

## 愈發精彩的《帕格尼尼主題變奏曲》

中場休息之後先是伯恩斯坦的根據自己的音樂劇《西城故事》改編的交響組曲的雙鋼琴版，音樂很精彩，二人合作得也很好，各自的技巧發揮得也淋漓盡致，但可惜的是當晚演出的這個版本舞曲選得較多，而我一直等待着的、那動聽的詠歎調旋律（如「今夜！今夜！」等）到曲終也沒有出現。

而當晚的音樂會上演奏的最後一個節目是波蘭現代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魯托斯拉夫斯基的代表性作品：《帕格尼尼主題變奏曲》。

自從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隨想曲》問世之後，以他的作品改編鋼琴曲的不乏其人，除了李斯特的六首高難度練習曲之外，布拉姆斯也以他的「第二十四首隨想曲」

的主題寫了《帕格尼尼主題變奏曲》，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拉赫曼尼諾夫也用這個主題寫了鋼琴和樂隊的《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作為他的「第五協奏曲」（行內俗稱「拉五」），膾炙人口。魯托斯拉夫斯基編曲的雙鋼琴版，則是不容易有機會聽到的，因而顯得特別珍貴。雖然用的是同一個主題，但是從第一段開始，和聲就顯出一股「現代味」，後來的創新愈來愈多，演奏得也愈來愈精彩。雖然我們可以在唱片上聽到阿格里奇和基辛合作的音響，或者聽說在上海可以聽到青年鋼琴家江晨和茅為惠合作的版本，可是能夠在香港聽到鄭慧和陳潔的現場演奏，不能不說是人生的一大享受。陳潔不愧為當代鋼琴界後起之秀。

最後在觀眾熱情的挽留下，她們加演了老少咸宜的《土耳其進行曲》（改編自莫扎特原曲）等三首樂曲，大家才依依不捨地離去。

記得二十年前內地一所音樂學院的鋼琴系教授曾經說過：「大凡那些甚麼博士、碩士都是手上工夫不行，演奏得不好，靠寫論文來擡個頭銜的。大家千萬不要對他們在台上抱甚麼希望。」我對這句話印象很深。但是鄭慧和陳潔那精妙絕倫的演奏，徹底推翻了這個錯誤的判斷。